

慈

禧

后

清·德齡

私

生

活

实

录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说明

在记述晚清宫廷内幕的众多书籍中，最引人入胜的当属秦瘦鸥译著的《御香缥缈录》和《瀛台泣血记》。前者讲述慈禧后私生活，后者记述光绪帝血泪史。书中所写真人真事。文字通俗，文笔优美。既可作为史书研读，又可作为小说消遣。

《御香缥缈录》，又名《慈禧后私生活实录》。作者德龄，原是满清宗室之女。从小随父游历西洋各国。年轻时一度为慈禧身边「女官」，深得慈禧宠爱。书中所写多系其亲身经历的生活。原书为英文本。译者秦瘦鸥，中国近代通俗小说作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所著《秋海棠》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名著。

我社现据上海《申报馆》1936年4月版《御香缥缈录》影印出版。

清德齡女士著

秦瘦鷗譯

御香縹緲錄

介紹原著者

泰友鳴

這部書原本是英文，書名 *Imperial Incense*，西曆一九三三年（即中華民國二十二年）由紐約陶德曼圖書公司出版。原著者就是曾經寫過「清宮二年記」、「金鳳」等等幾部書的德齡女士。德齡是滿清宗室裕庚公爵的女兒，裕庚早年曾做過出使英法等國的出使大臣，因此他的兒女從小就跟着他在西洋各國遊歷，受了很高的西洋教育，差不多每個人都能精通四五國文字。他們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其中除一四兩人（都是男的）故世較早，默默無聞外，餘下三位，都享過很大的聲名。德齡行三，在清宮執事很久，爲西太后所最得用的女官，待遇亦較別人爲優；當然，大半的理由是因爲西太后知道伊曾經出過洋，能寫洋文，能說洋話的緣故！

後來伊嫁給了一位在上海當美國副領事的 Mr. T. C. White，不久就一同回到了美國去。回去之後，White 任充了一家報館的新聞記者，我們的女作家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了著作生活，先後曾寫過不少關於清廷秘史，以及西太后個人生活的文字，其中最著名的，而已經有了譯本的一部，便是所謂「清宮二年紀」。

伊所寫的作品雖然因爲是受了伊自己的環境的影響，全是用的英文，但是伊對於祖國的文學，也很有研究，能夠做很好的詩和詞曲，可惜我這裏沒有現存的可以介紹。

伊今年五十六歲，已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太太了。不幸在四五年前，伊和 Mr. T. C. White 偶因發生意見，竟至離婚。離婚在新大陸常然是算不得什麼大事，不過我們想伊在到了四五十歲的年齡，還遭逢到這種變故，確然是很可憐的。尤其是一個黃色的人種，獨自孤零零地飄流在異國，更是多麼的淒涼哀痛？

可是當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下旬伊爲着要搜集新的材料，以便繼續著作而回到祖國來時，雖然仍自孤零零地一個人，但是伊在輪船上以及旅館中登記的名字，卻依舊是 *Mrs. White*，並且還曾向人家提起過 *Mr. White* 的名字。當我兩度（一度在車站上，一度在旅館裏）和伊見面時，心上很想向伊問個明白，究竟有沒有和 *Mr. White* 離婚，但終覺不便啓齒，祇能始終作爲一個疑問了。

伊和 *Mr. T. C. White* 曾經生過一個兒子，而於前年春間，不幸這個華母所生的美國少年，又患病死了。不用說，我們這位已被遺棄的老婦人的心坎上，又受了更深一層的創痛，所以當伊把這一部著作物付印的時候，伊特地在第一頁上寫了一句極沉痛的話，就是 *In Loving Memory of My Son Thaddeus Raymond White*。（爲紀念我的親愛的亡兒柴杜士蘭蒙懷而德）

現在，就是伊一個人形單影隻的卜居在紐約，僅僅的依靠着出賣文章的收入過日子。但據伊在上海告訴我，伊在美國所得的稿費卻委實很不錯，都是論頁計算的，無怪伊還能騰出這麼大的一筆旅費，到祖國來旅行一次了。並且旅行得非常闊綽，行則滬平通車頭等臥車，居則華懋飯店，而服裝也是非常的講究；這在中國的文人（或文女）裏頭，實在是很少能過這種生活的。

這就是原著者德齡女士的略傳。

上面我不是說過，他們姊妹兄弟一共有五位，一四兩人已死，還有第二第五兩位，卻也同樣的享過一番盛名；而且這一回譯者從事譯述的時候，他們兩位都曾因吾友唐雲帆君的介紹，給我以極可感激的指導。在這裏，我也可以給讀者介紹一番，因爲在這部書中間，他們兩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份子。勛齡，現年六十歲，就是原著者的二哥。他是承襲他父親的爵位的人，在西太后當國的時候，很受過寵遇。同時，他還是一位前輩的攝影家，對於

攝影學極有研究，凡慈禧一生所照的像片，沒有一幀不是他照的。此刻在北平過着很舒服的寓公生活。

容齡，又名山壽郡主（係慈禧指萬壽山而賜者）乃是原著者的胞妹，行五，現爲唐寶潮將軍之夫人，在北平社交界裏，真是很出風頭的一位。伊也曾任內廷給西太后充過女官，後來也曾任英文寫過一部書，叫做「香妃」，在歐美各國，至今還受許多人的歡迎和稱賞。

這部書因爲有了他們兩位指道，譯者竟能一字不漏的把它繙譯出來，實在是非常可喜的。然而譯筆的粗劣，還是不能掩飾。慚愧慚愧！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作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補正

容齡郡主前序

德齡郡主當年曾撰清宮二年記一書，早已膾炙人口。後其在美時，聞有出版物流行，乃因遠隔重洋，多未會寓目，亦最大之憾事。去歲復見其新著一御香縹緲錄「Imperial Incense」，捧讀一通，不啻慈禧后之野史。同胞姊妹，天各一方，得見此編，不勝動雁序分飛之感。觀其章法筆致，容齡固望塵莫及，有如游夏，不敢贊一詞也。惟篇中所列，有一二事蹟，說得天花亂墜，儼若蜃樓海市，令人不可捉摸，良心所在，姑爲證之。如謂慈禧后與榮祿一節，查慈禧后入宮，年始十六，彼時榮祿隨任在外，尙是髫齡，彼此未嘗覲面，戀愛從何說起？民十年法國霞飛將軍來華，容齡曾備招待之列，其赴津所乘花車，卽書中所指之物，實則該車自造成後，慈禧后並未得乘坐一次。至謂宮中鞋匠等事，尤屬子虛，查后用之履，向爲各王妃命婦所進，回憶遜清時代，愚姊妹出入宮闈，侍后最久，惟吾姊出宮，在后薨以前，容齡離宮，在后薨而後，其中相距又三四載，凡禁內細微瑣屑，似容齡知之較爲詳確，故不惜嘵嘵爲之證明，以作吾姊搜集前朝遺事之一助。若論是編新奇熱鬧，只作小說看，爲消閒釋悶則可，若視爲紀事，則半屬鏡花水月，虛而不實，且未免有傷忠厚。因憶及蔡元培先生石頭記索隱，詳證董小宛事，道德文章，殊足使人欽佩。況容齡對於吾親愛之手足，自不能已於言，傾誠而出也。知我罪我，其惟德姊。

二三，四，一

周瘦鵑先生序

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我所主編的申報春秋附刊決意實行革新，當時因為篇幅過多，很夠容納兩個長篇；可是春秋已先有着恨水的長篇小說「小西天」，如其再加一篇性質類似的作品，便不免要嫌重複，所以我就決定選用一篇帶一些歷史意味的小說，使讀者換換口味。湊巧有一天碰到瘦鵑，談起滿清宗室德齡女士最近又在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也是把清宮做背景而加以渲染點綴的自敘體小說，內容很豐富，雖有些和事實不符的穿插，但也寫來很精密細緻，另有一種筆調。於是我就請他把原書借給我看，看了幾節，結果是很為滿意，只是我自己沒有譯述的工夫，便再和瘦鵑商量，請他擔任譯述，他為鄭重起見，特先商得唐寶潮夫人，勛齡先生和唐雲帆先生的同意，請他們負責幫助指示書中的人物以及宮中的禮節等等，然後方始動筆。

全書登載了六七節模樣後，使我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多數的讀者已對本書發生了興趣，甚至不惜用考證的工夫來糾正原書的錯誤；我和瘦鵑兩個人當然都很欣幸，而且非常感激。不過我們似乎不應忽略，就是大凡一篇小說，雖然有許多基本的事實是真的，但為求熱鬧或刺激起見，虛構一部份的情節卻也勢所不免；把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三國誌演義」來做比例，諸葛亮和關雲長雖然都是正史上確有的人物，但「借東風」和「玉泉顯聖」諸事，便祇是作者所虛構的了。所以依小說的立場而論，「御香縹緲錄」實在是一部絕少疵病的作品。我尤其讚美它的富於「美感」的描寫。例如「朝荷迎日」那一節，真把一個清晨的湖景形容得美麗極了，字裏行間，彷彿真有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荷花在搖擺着，並且這些荷花都不像是凡間之物，簡直是瓊苑仙

品。我承着祖上的遺風素來是有逆癖的，讀了這一節，竟幾次在夢裏想到它們；後來見到瘦鷗，還告訴他大可把這一節充作「美文」的教材。這在讀過本書的諸位，大概總應有同樣的感想吧？

本書現在已抽印成單行本，我們並且把價格定得很低，希望普及；凡是愛讀德齡與瘦鷗的作品者，都應當人手一編的。

完了！

二十五年穀雨節作于吳門紫羅蘭室

容齡郡主後序

家姊德齡所撰御香齋雜錄一書，經瘦鵑先生譯述後，不啻點鐵成金，洛陽爲之紙貴。先生因容齡侍奉宮闈有年，函洩作一序。猶憶二十三年四月間，此書初在申報發刊時，容齡已曾略綴數語，藉辯其虛實矣。今殆無可復言。惟偶追念昔年情況，殊有不勝其感慨者。溯自滿清三百年來，宮廷繁瑣，書不勝書。歷代不乏博學多文之士，亦不敢率爾操觚。鮑何人斯，何敢擅妄。鮑年來中外知交，亦不乏曾以記述宮廷遺事爲勸者，鮑以撰述一事，必須透澈始終，始能暢所欲言；倘走筆之間，真相隔膜，勢必粉飾造作，以求脫稿。若再一意圖利，藉出風頭，信筆講來，發人視聽，彷彿天花亂墜，盡屬繚繞虛無，以爲人皆局外，無不被騙於九霄雲外矣。不知前朝遺老，天寶宮人，尙有存者，倘執書相質，自問天良，當容身於何地耶？鮑自十餘歲蒙上宣召，隨先慈入宮爲女官，招待外賓，一言一動，莫不恪遵慈訓，非如神話中戲場上之女官之可以隨隨便便者。平日一言不敢多發，一步不敢亂走。即侍奉慈肅太后，亦非僅哄得老年人歡欣快慰而已。關於政事，則一無所聞；即偶有聞見，亦裝作不聞不見。宮禁森嚴，守本分即所以保性命也。每值當年情狀，輒生兩種感慨：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者：家姊首先出宮，先嚴隨後因病請假南下就醫，先慈亦不得不隨侍而去；鮑以一幼弱女子，蒙慈肅太后殊榮異寵，視若女孫，即偶有失檢之處，亦莫不曲予優容，能勿喜乎？悲者：年華老大，一事無成，太后與父母又相繼仙去，欲求當年嬌寵愛護，無微不至，不可得矣。能勿悲乎？惟有追憶過去光榮，付諸鏡花水月已耳。噫嘻！

宮廷生活之回憶

勛齡先生

御香繹錄代跋

晚近從事譯述者多矣，或由中國文譯爲西文，或由西文譯爲中國文；然一考其實，非過於冗長，卽失於隔閡。年來讀瘠鷗先生所譯御香繹錄，則委曲活潑，結構緊嚴，真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蓋斯集原係三舍妹德齡所撰，無可驚人，今經瘠鷗先生揀筆譯之，從此價增十倍矣。至其中情節虛實，曾經五舍妹容齡論之於先，無煩贅敘。迨值遜清光緒年間，勛齡及兩妹追隨先母，同侍宮闈，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僕一人所攝。僕自幼目力短視，不銳如簪；一日洗版甫畢，捧升丹墀，徐行幾暇，太后見狀大笑。當時隨侍之宮眷等，因欲博太后歡欣，更羣起而附和之，僕遂於矜持慚慚交併之餘，竟至寸步難移矣。太后更笑不可仰，乃命兩小內監扶掖，（攙扶非官至頭二品之老臣，決不能邀此曠典）並賞戴鏡出入，無庸摘卸，洵殊旨也。僕彼時正值三十初度，竟頒賞賜壽壽物如無量壽佛等，共九品。清制，非官至實任二品，向不賜壽，並常賜在宮內隨行伙食挑一份。（水壺、糖點、奶茶等件，閣豎挑之隨行。王公大臣亦不易得此殊典也。）克食則三五日必一賜。（即膳罷御命某品某品賞賜某人，每賜四盤或二盤不等。）光緒帝曾賜摺箋，一面花卉，一面唐詩，均出御製；可異者唐詩係用硃筆，爲向來所不經見之事。深愧當時之如天龍簪，獨加於庸庸小臣也。已往虛榮，固不願形諸楮墨，因瘠鷗先生殷殷垂問，有不得不略陳梗概者，爰書之，權充本書補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除夕

御香縹緲錄 (Imperial Incense) 目次

(一名「老佛爺時代的西太后」)

原著者 德齡女士 譯述者——秦瘦鷗

原著者近影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上海) (从略)

介紹原著者

容齡郡主前序

周瘦鷗先生序

一 遍地金沙 一

二 太后下詔備火車 五

三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三

四 鐵路官員 一八

五 隨駕大臣 三三

六 驚輿 三三

七 接駕 四〇

八 御衣庫 四七

九	御膳房	五五
十	光緒帝	六六
十一	侍從女官與宮女	七四
十二	列車上之小朝廷	八三
十三	途中	九四
十四	袁世凱	一〇六
十五	田野之欣賞	一一八
十六	老佛爺安抵故鄉	一二〇
十七	盛京之宮院	一四三
十八	列朝帝王之遺物	一五五
十九	狐仙塔	一六八
二十	射圃	一七六
二十一	砥憤情深	一八八
二十二	梨園別部	二〇〇
二十三	回程	二〇二
二十四	桑葉之奇蹟	二二九
二十五	各業藝工	三六

二六	御犬殿	二六
二七	内府浮華	二六
二八	湖上浮宮	二六
二九	御醫	二六
三十	仁愛與公正	二六
三一	朝荷迎日	二六
三二	太后之梳妝櫥	二六
三三	上苑奇葩	二六
三四	玉體橫陳	二六
三五	異兆	二六



一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像爭妍鬥勝地在北平城內城外，到處開放着；一陣風過，落花滿地，彷彿是鋪上了一條絳色的地毯一樣，空氣中，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

某一條街上，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地在前行，行列極整齊而嚴肅，除掉人馬在沙地上踐踏，發出輕碎的沙沙聲以外，旁的便聽不見什麼了。

許多盛裝華服的人，跨着馬，戴着有貂尾做裝飾的朝帽，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光滑的毛片，長而整齊的鬃毛，時時發出耀眼光來。馬鞍上都鑲着珍貴的珠寶，腳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裝飾。平均每一匹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種不同的顏色，幾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了陽光的反映，便蔚成雲錦似的奇觀了！

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相距約一二十步，

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轎。轎子的兩邊，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在這座轎子的裏面，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動地坐着的，便是當時的皇太后，慈禧，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

在這座寬輿的後面，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每一乘大轎，有八個太監抬着。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其中之一。

整齊的行列，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偶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履響，那是笨重的轎槓，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除此以外，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太監李達英，不時在前後左右走動，用一種雖低而極兇暴的聲音，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因為這些儀仗，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佈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從頤和園的大門起，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溼的黃沙。尋常的百姓們，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就是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變駕在這裏經過，也是要立斬不赦的，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敢大膽違犯過。

行行重行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伊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有整整的五十個年頭了，那個地方，可算得是伊的發祥之地。其時，伊還是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女人，伊在宮內的地位，却祇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因為咸豐突然死了，便頓時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他們想把伊那年幼的兒子——同治——黜廢為庶民，剽奪下他的皇位來。

雖然伊那時候對於朝中的一切情形，還是不很熟悉，伊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但是環境逼迫伊，使伊

不得不用一種極巧妙的策略，去對付那兩個陰謀家——載垣和肅順。後來，伊就懷着滿腔的憂慮，把伊的兒子搶出了虎口，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從熱河逃回了北平。當時在路上保護伊的，便是榮祿。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榮祿就是伊的情人；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的做伊的忠僕。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伊自己也已经給人家尊爲皇太后了；榮祿是死了，伊所愛着的兒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依舊伴着伊，從這同一道路上，再到伊的發祥地——熱河去。

離開紫金城——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遠了，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不住的在這條黃沙路上前進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已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

前進，前進，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裏歇息一會……接着，又繼續前進。這一隊美麗的行列，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這裏的一切，都是靜止得像死的一樣！

這些宮殿的屋面上，雖也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但是這些工程，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紫城裏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想必是這裏的土工們的技巧，確有不如北京那邊的工匠的地方。

成羣的女官，太監，和宮女，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來原很輕快的，其時，伊似乎急着想回到從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伊把以前伊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幾乎全走遍了。